



“不般配”的父母

我的父母都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老知识分子，毕业后远离河北老家，在东北生活工作近二十年。冰天雪地的哈尔滨留下他们奋斗的身影。在我的印象中，父母两个人无论家境、相貌、性格都不般配。但两人却相伴相依，一起走过了半个世纪。

父亲很胖，大腹便便，裤子的腰围和裤长接近；母亲极瘦，八十斤左右。父亲慢性子，做事迟缓平和；母亲风风火火，干净利索。父亲典型的工科男，执着敬业，为人木讷；母亲小资情调，多愁善感。父亲嗜肉，无肉不欢；母亲家族吃素，锅灶碗勺都要荤素严格分开……就是这么不同的两个人，在五十多年漫长琐碎的日子里，伉俪情深，成就了彼此的幸福。

母亲从小生活在城市里，姥爷经商，家境优裕，娇娇弱弱的她，不到二十岁就告别故土，随父亲来到冰天雪地的东北。漂亮又爱美的她，在一次雪天上班路上，磕掉了门牙，这让她伤心了很久；严重的水土不服，更使她常年病痛缠身，成了“老病号”。即便如此，母亲还得揣度着一家人的饮食起居，料理大大小小的家务。父亲爱吃肉，从小吃素的母亲，却煎炒烹炸顿顿有肉，并且咸淡可口，令人称奇。母亲最喜欢看着父亲大快朵颐，父亲也越发离不开母亲的饭菜。每次母亲出差，都要提前包好够吃几天的包子。而父亲出门，母亲不仅将行李整理得井井有条，把他的皮鞋擦得锃亮，还要塞上一个盛满美食的饭盒……

母亲不仅是父亲的生活贤内助，更是他的工作助手。父亲工科出身，思维缜密，技术过硬，字写得却不好，而母亲写得一笔好字，因此，父亲的论文都由她誊写修改；设计绘图出身的母亲，更是帮父亲将很多技术想法变成图纸。父亲不负母亲的支持和帮助，事业蒸蒸日上，出任了央企的厂长，我们家也终于有机会回到了家乡。

在父母细水长流的感情中，从青丝到白头，没有听到过彼此的告白，甚至母亲常常埋怨经常出门的父亲从来没给她买过东西，“满脑袋都装的是工作”，这是母亲对父亲的评价，喜欢浪漫的母亲，说这句话时，居然看不出多少委屈，甚至还带着一丝欣赏……

我一度认为，父亲不懂得感情，可是在母亲患病住院时，年近八旬的父亲在病房外偷偷抹泪，不听我们劝阻，坚持日夜守候在医院，“我不走，我要看着她。”父亲无助得像个孩子。那一刻我才明白，什么是相濡以沫，什么是地老天荒。朴素的爱，平淡得像一杯白开水，却蕴藏了彼此的相托和责任，多年的朝夕相依、甘苦与共，让他们永远牵系在一起，生命因为彼此的存在而美满。

父母的结婚纪念日是五月十四日，父亲离世的几年里，每到这个日子，母亲都要在日记写下什么，他们的感情恰似这五月开满玫瑰的花园，幸福温馨。如今母亲也追随父亲而去，在另外的世界里，他们一定仍然相依相伴，彼此守候。

(张颖)

征集金婚故事

牵手半个世纪，生儿育女，柴米油盐，在平凡的岁月中相濡以沫；经风雨，历坎坷，在艰难的日子里相互搀扶。一路走来，您一定有许多值得一生回味和纪念的故事。晚晴版向广大读者朋友征集“金婚故事”，如果您（或者父辈）已经和自己的爱人一起携手走过金婚，欢迎您和大家一起分享您（或父辈）的爱情故事和生活经历。

投稿邮箱:jkslhlysy@163.com

忆 往昔

忆苦思甜饭

小时候，每年正月初一早晨，生产队都要组织一次全队性的用餐，美其名曰“忆苦思甜饭”。场面宏大，人数众多，每家要去一个大人，七八岁以上的孩子必须带上去吃。那时日子过得恹恹，家里粮食时有不济。队里管饭，我想那一定是好事。

那年正月初一早晨，父亲第一次带我去吃忆苦思甜饭。我穿着破旧的小棉袄，不顾三九天的严寒，兴奋地跟在父亲身后。来到生产队的饲养院，看到来早的人们都端着碗吃东西。父亲用自带的小碗，给我俩每人打了小半碗饭。这是用豆腐渣、玉米皮、麦麸及小米壳一起混煮的粥，虽然看起来五颜六色，但其实粮食的精华都被去除，只剩下了糟粕。挖一小勺入口，苦涩，粗糙，难以下咽，真想倒掉，但队长派人监视着。父亲说：“慢慢吃，不能倒。”硬着头皮吃完了小半碗的饭。我问父亲：“大过年都吃好的，怎么都吃这哩？”父亲说：“忆苦思甜哩。过去的日子比现在苦多了，六〇年自然灾害，没有吃的东西，把玉米棒芯芯磨成面吃，干涩难耐，不吃饿得慌，吃了拉不下，受大罪了。山上的葛根都被挖来磨面吃光了。现在有的吃就不错了。”我大体明白了吃这饭的用意。

吃完“大会餐”，队里的贫协代表讲了红军长征路上吃野菜树皮的故事，我想那



可能比豆腐渣难吃得多。接下来，贫农代表张老汉讲了自己给地主白老大家干长工，地主给他吃剩饭剩菜，把自己不当人的事。队长老陈讲了自己给地主当羊倌放羊的苦大仇深的故事。故事讲得感人，我顿觉自己生在新中国真幸福。

队长最后宣布：“抓革命，促生产，为保证牲口存栏，今年过年队里不杀猪分肉。四人以上的分三斤豆腐，四人以下的分二斤豆腐，社员停工两天。”

我家分到了三斤豆腐。中午，母亲给我们做了一顿豆腐酸菜烩白面片，全家吃得香喷喷的。我们觉得很满足，因为平时很难吃到一顿白面。

如今，生活条件好了，想吃啥吃啥，天天都是过年的感觉。我们也要常忆苦思甜，珍惜当下的好日子。（何德田）

说 养老

老伴老

我刚退休那年，老伴去小女儿所在的城市，照顾刚出生的小外孙，我一个人在家，不小心摔了一跤，虽无大碍，行动却极为不便。当时，老伴因为太过劳累住进了医院，家里忙得团团转，我不愿意因这事儿，给远方的儿女以及老伴添麻烦，于是便瞒了下来。

可这事儿，没能瞒过乡下的老母亲。我记得那天，有人按门铃。我扶着墙，慢慢挪到门边。开门一看，竟然是老母亲！老母亲虽已年近九旬，但腰杆子笔直，行动自如，家务活一把抓。平时，老母亲和弟弟一家住在乡下，甚少进城。这回，看到她一个人来，我十分惊讶。

老母亲看我扶着墙，忙扶住我，问怎么啦？我告诉她，摔了一跤，看过了，没啥大碍，休息一阵子就好。后来才知道，老母亲见我多日没去看她，知道肯定有事。左思右想，怎么也放不下心！于是，一个人搭公交进城，来看看我怎么回事。没想到，真让老母亲猜对了。

那一个月，老母亲住在我这儿。每天一醒来，她就把熬好的米粥端到我床前，像小时候那样，看着我吧米粥喝完，才心满意足地笑了。那些日子，我几乎忘了自己已经是个老人，总有种错觉，仿佛自己还是小时候那样，牵着母亲的衣襟，备受呵护和照料。

一个月后，我康复了，母亲就回了乡下。老伴回来后，我把这事儿告诉了她。老伴听了，眼眶也有些发红。后来我和老伴盘算着，反正儿女们都在外头，我们两个也挺冷清的，不如就搬回乡下的老家，和老母亲一起住。

和老母亲同住的日子，快乐而悠闲。我和老伴总觉得，仿佛又回到了儿时的时

光，在母亲的照顾下，快乐生活着。母亲虽年老，但身体还算健康，除了有些耳背，有点健忘，其他的都没啥问题。

有一回，和老母亲闲话家常，我感慨说，人到了晚年，还能有一个健康的老母亲照顾着，关心着，这便是最大的福分了。老母亲听了这话，也有些哽咽了，她说，这话呀，反过来也是一样的，到了我这岁数，还能有儿女们陪在身边，也是福气！

是呀，老伴老，那就是人世间最美的风景。年轻的时候，我们往往不懂得珍惜，而当我们自己也为人父母，懂得了父母的不易，于是也更珍惜和老母亲在一起的时光。老伴老，是互相依靠，更是相濡以沫。

(郭华悦)

